

俗话说,说出口的话,如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的。但今天可以了,在微信和QQ上,你可以撤回你刚刚说的话。

手机发出“嘀”的提示音,表示你收到了一条消息。忙打开,迫不及待地看看,是谁又在与自己说话。未及看,或还没有看完,那句话却忽然没了,屏幕上显示“某某撤回了一条消息”。

每天,我们的手机都会收到大量的信息,包括别人与你说的话,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属于可有可无的话,即垃圾信息。你也许为此不胜其烦,但有一条消息,一定能够引起你的关注,那就是“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

一条撤回的消息,就像一个秘密,让你迫切地想去一探究竟;或如一个诱饵,瞬间勾起你强烈的兴趣。那是怎样的一句话?是对方不慎讲出的真话,还是一句发错了对象的话?总之,这个撤回的消息,让人顿生无限遐想。

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

孙道荣

我有一个小同事,给小女友发了一条消息,也就是日常的一句问候。回头一看,打错了两个字,犹豫了一下,就撤回了,准备将错字改正了再发过去。没想到,小女友立即发来信息问他,刚才你说的话,为什么又撤回了?看样子,小女友没看到他刚刚发过去又撤回的那句话。他就解释,一句问候而已,打错了两个字,所以撤回了,并将改正后的问候又发了过去。小女友并不相信他的解释,责问他是不是把发给别的女生的话,错发给了自己,所以,才赶紧撤回了?小两口为此闹得不可开交,从那以后,这个小同事再也不敢将发给小女友的话撤回了。

有一对男女,互有好感,但窗纸一直没捅开。一天,男孩给女孩发了一条消息,不知道为什么

又撤回了。女孩就琢磨,男孩撤回的那句话,是不是对自己的表白?是不是因为害羞,又悄悄撤回了?女孩就追问男孩,刚才那句话到底是什么?并委婉地暗示男孩,有什么话你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话说到这个分上,其实已经差不多水到渠成了,男孩本可以顺势推舟地一番大胆表白,捅破那层窗户纸。可惜,男孩不解风情,告诉女孩,发错了,并将发给别人的话,复制给女孩,以为佐证。

有个人加入了很多群,也总是积极发言,刷存在感,但或许因为所言无趣,一直未引起关注。一日,又加入某群的话题讨论,照例踊跃讲话,依旧没有什么人搭他的话茬。同时,他又与另一朋友私聊。转换之间,无意将发给朋友的

一句话发到了群里,于是,赶紧撤回。孰料就因为撤回了这句话,他瞬间成为群友们关注的对象,很多人@他,穷追不舍地问他,刚刚撤回的消息是什么?他第一次在群里有了存在感,哭笑不得。

因为被撤回了,一句本无关紧要的话,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勾起人强烈的兴趣。越是看不到,人们往往越是想刨根问底,一探究竟,这就像欲言又止一样,

总是令人心生遐想,琢磨不透。据说,有技术可以将对方撤回的消息再找出来,我想,大多时候结果恐怕要令人失望,因为你的一次次发现,那些被撤回的,也几乎都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一句话而已。

我们所说的话,其实大多是废话,说与不说,并不要紧,很多时候,恰恰是少说反而有益。如果生活中我们也能够撤回自己说的一些话,世界或许会平和很多。



边看边聊

现在五六十岁的人都熟悉两首歌:《我是公社小社员》和《火车向着韶山跑》。这两首歌的曲作者均是薄兰谷先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师范学校任教。那时,学校里正在开展征集校歌的活动。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以已经征集到的作品为素材,写一首校歌词,找薄兰谷老师谱曲。我没见过薄老师。按我当时的经验,看姓名,以为是女

留在乐曲里的笑声

徐宝龙

几天后,我拿着领导集体审定的歌词,来到音乐组办公室。偌大的一个房间里,空荡荡静悄悄的。只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老师,趴在靠墙边的一张桌子上聚精会神写着什么。我估摸,这不是我要找的人,正想着转身默默离开。那老师突然抬起头来,轻轻地问:“找谁啊?”“找薄兰谷老师。”我应道,心里正很有把握地料定着他接下去的“不在”两

字回话。谁知,他站了起来,乐呵呵地说:“我就是,我就是……”看我愣神的模样,他热情地把我拉到桌前,从桌面上随手拿起几个信封,“你看,薄兰谷阿姨,薄兰谷姐姐……这都是写给我的啊,你不相信?”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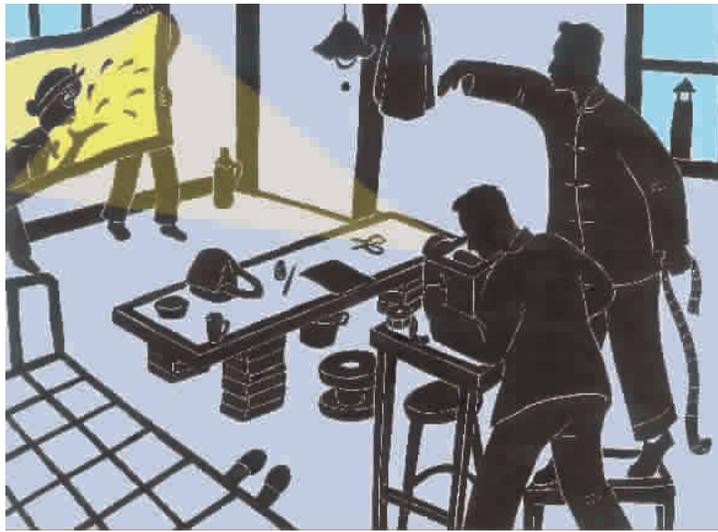
一来二去,我与先生渐渐熟悉起来,成了他宿舍的常客。每周四晚上,他有手风琴辅导课,必定是住校的。一过八点,完成任务后,他会哼着曲从楼梯上来。听到声音,我几个住校青年教师就会陆陆续续到他的宿舍,围坐在一起听他聊天。听薄先生聊天实在是件愉快的事。他随意,健谈,风趣,而且常常喜欢拿自己开涮,兴奋起来还会手舞足蹈,自导自演一番。闲聊中,自然离不了音乐的话题。有一次,他问我小时候唱过哪些儿童歌曲。我一一报出,当说到《我是公社小社员》时,他

要我唱几句,听了,他却连连摇头,“不对不对,太沉了,像弓腰曲背的老社员唱的,应该是活泼欢快的。”旁边有人故意逗他,冷冷地插话说:“唱无定法嘛,哪有那么多教条!”薄先生伸出舌头,装出一副像是要打人的模样,“小阿弟,你太无知了。这是本大人的大作,容不得亵渎,懂吗?”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有作儿童歌曲的擅长,以为他在开玩笑,便一起起哄:“瞎说,瞎说!”他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歌谱,翻开,“你们看。”一看上面写着“作曲播谷”,我们又嚷了起来,“那是你吗?”“我就是播谷,”这回他有点一本正经,转而又扮起了鬼脸,压低声音,“我就是一只布谷鸟,会唱好听的歌。”说着摆了一个飞翔的动作,得意地笑了起来。

薄先生到哪里,哪里就有笑声。我问过薄先生:“你怎么每天总是乐呵呵的?”他说,他的所有的痛苦都在未成年前消耗光了,现在只剩下快乐了。我知道,薄老师生于战争年代,从小跟着父母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光上过的学校就有七所。十六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全靠母亲在街道生产组的收入维持。用他的话说,一家人是泡在苦水里生存的。

薄先生身体不好,患有心血管、肠胃和肾等多种疾病。他常在同事面前乐呵呵地调侃自己:“我是烂心烂肺烂肚肠,一个坏透了的人。”有一次,我写了一首词给他看。他笑嘻嘻地说:“抽空能不能写我薄兰谷?”“写什么?”我有点不解。“用写词的形式写一篇薄兰谷同志的悼词啊。”“开什么玩笑!”我一下子激动地跳了起来。他却斯条慢理地跟我解释:人固有一死,与其死了被人歌颂,一点都不如活着享受一下被人歌颂的快乐。“写好了,说不定我会谱上曲,天天吟唱歌颂自己一番呢。”说着,嘿嘿笑了起来。

薄先生病发住院了。



万氏兄弟动画梦 剪影 李建国

我去看他,他从床上爬起来,拉着我的手,又开起了玩笑:“你来干什么啊,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昨天晚上梦里,阎罗王说我这个人是个废物,派不什么用,所以还不要我。看来,一时半会还死不了。”说着,又哈哈大笑了起来。可没过几个月,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薄先生毕生从事儿童歌曲创作,留下了数百首歌曲。几十年过去,他的作品依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我走近一些小学门口,常常听到《火车向着韶山跑》等旋律。仁立凝听间,我感觉,那些活泼明快的乐曲里凝聚着薄先生爽朗的笑声。

国内的发烧友最近流行听磁带,就像十几年前黑胶唱片在国外回潮,销量、产量连年攀高。大约是2010年,我留意到海外的一些线上唱片行,主要是一些独立厂牌有出磁带,于是,小部分的专辑,销售页面同时存在数字下载、CD、黑胶、磁带四种格式。磁带的要价偏低,英国通常是6英镑,美国则是10美金,几乎都是限量版,数量在100-500不等,极端的少至50盘。随身听老早罢工了,买上一个拷贝,似乎只为那个感觉,和世上另外49人共享一则秘密。

我当时玩黑胶才三年,疯魔到仿佛家里的原版CD全部遁形,喜欢的专辑若无一张黑胶,如同没有。2011年去了一趟台湾,戏剧交流,自由的

每年的顾村樱花节我都去赏樱,但不是花开的盛季,而是花落之时。若是春风吹拂,再夹着细细春雨,那满天花落的翩翩景象俨然就是美丽烂漫的樱花雪了。

又是一个落英缤纷的日子。虽然少了渐渐春雨,可阳光下飘落的樱花依然纷纷扬扬密密麻麻,树下也是落花一片,好像积了一层均匀柔软的白雪。徜徉于樱花树下,不时地仰起头,伸开手静静地享受樱花雪的沐浴和滋润,还有那淡雅的馨香和轻盈的抚慰。不过,在这温馨美妙的感受之中,偶尔也会触景生情地生出一些惆怅和伤感,原因在于樱花的花季只有短暂的几天,花落也显得匆匆忙忙,总让人有点美中不足意犹未尽的遗憾。可仔细一想,正是由于这种短暂,



樱花雪

樱花之美才愈加珍贵,也更能给予人们对生命意义的启迪和激情的引燃。就像眼前这纷纷扬扬的花雪,无论是花开之季,还是花落之时,都是那么美丽动人。她们一旦完成了装扮春天的使命,仿佛接到了撤退

樱花雪 刘向东

号令的战士一样,决不留恋枝头,犹如一场洋洋洒洒的瑞雪落于大地化为春泥。这样的飘落对花朵本身而言算是生命的凋谢,但这种凋谢不仅坦然潇洒,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远远超越了樱花盛时的外在美丽。

其实,樱花雪的美丽与樱花绽放的美丽还蕴涵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和高尚品德而令人敬仰。人们春日里赏樱,已不仅仅是在体感春

有人说:想戒烟?请到加拿大。虽为戏言,却或多或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为客观环境的加拿大,在控烟、禁烟方面独树一帜的“严招”“妙招”的点点滴滴。

众所周知,加拿大是一个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的国家,其烟草法堪称世界上最严厉的禁烟法令。

为了确保国家希望所在的青少年的健康,政府规定任何人不得向19岁或19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出售或提供香烟,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万加元(约合30多万元人民币)——那可是一辆崭新的、配置不错的宝马的价格呢。

除了“无烟星期三”常规禁烟节目,早在1987年起加拿大就开始禁止一切场合为香烟做广告,哪怕你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使用暗示语言也休想。

一位初来加拿大的朋友买烟,走进一家超市问是否有香烟出售,售货员指着塑料帘子说,就在后面,你要哪种牌子,我取给你。朋友说:“刚来加拿大,还不知道都有些什么牌子,能否掀开帘子让我瞅一眼?”她说:“那可不行,掀开帘子就等于做了广告宣传,那是违法的,我可能因此而丢掉‘饭碗’。”

在加拿大,凡是公共场所,都禁止吸烟,连烟民最后的“庇护所”露天酒吧等公共场所也“一网打尽”,违者将被处以至少500元加币的重罚。由于这些重磅举措,加拿大20年来吸烟率下降了26%之多,而青少年吸烟率下降程度尤为突出。越来越多的设有禁烟标志的公共场,令吸烟者的无形压力与日俱增,明显感到自己正在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加拿大有长达6个多月的冬天,室外的气温常在零下三十几度,鹅毛大雪,刺骨寒风。你站在无遮无拦的空地上去抽烟,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无限风光”的“礼遇”、“享受”?——标准准的“活受罪”啊!

为限制抽烟,政府逐年提高烟草公司的税收,一包香烟售价在人民币60元左右。不允许出售外烟,清一色本国货,一个味的加拿大香烟,一天两包的“老枪”日花费,你自己算算,还下得了手吗?

加拿大的香烟,不仅不能做广告,且规定必须在烟盒上印有吸烟有害的警语和图片,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毛骨悚然:有吸烟导致腐烂的肺,有满嘴的黄牙,有早产夭折的婴儿……如此恐怖的图片还规定要占烟盒面积的50%,并标有“加拿大卫生部”字样,超强的警示力度。一拿起这样的烟盒,就感到恶心。

常言道,环境改造人。在这样戒烟已成大势所趋的咄咄逼人的社会大背景中,你想不戒烟也难。谓予不信,请君一试。

天的温暖和视觉上的享受,而是真真切切地感受着樱花成为一种美丽的符号和文化的元素所闪耀的生命光彩。而这种光彩又决非是表象上的观赏性,而是她们在短暂的生命和有限的春日里,倍加珍惜美好的时光,以盛开时团团簇簇的合力精神,以落花时轰轰烈烈的超然风格,以化泥时默默无闻的奉献品德把生命之花绽放得美丽无比,烂漫至极。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想,龚自珍老在被花落的烂漫和无私的品德深深打动而诗兴大发留下不朽诗句时,也一定想到了落花与人生的相似之处而感慨万千吧。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谁也无法主宰,然而,每一个人都有把握生命宽度的权利和创造人生精彩和辉煌的机遇。就如樱花那样以“莫使春光别去”的珍惜,同样能绽放出美丽的生命之花。花季纵短,也美!

轴就以它特有的方式记录下来,在下次强迫你去接受、面对。当然,你也可以破坏这套游戏规则,你可以倒带,可以快进。我的随身听老早罢工了。我在家听卡座拖拉磁带的时候,有时曾看见二十年前的自己,为了省电,拿铅笔头手动倒带,当时最喜欢中华牌的2B铅笔。

磁带在中国的回潮必然是小范围的,如同四月里的微风,还有飞絮,引得皮肤起反应。这玩意我们经历过,不像黑胶,八零年代之后出生的人士到了新世纪才建立联系。这似乎也正是磁带的魅力,如同一个灵媒。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听音乐,没错,我们在听音乐,也是在拾取唱片沟槽里的生命记忆。

磁带是有记忆的

王莫之

时间都在淘黑胶。也买磁带,因为太实惠,二手市场里折人民币每盘不到五块,原封的都那么贱,完全是被淘汰了。回沪后,跑虬江路购入一台日产的天龙卡座,开始重新听磁带。社会上确实存在一批人,赶时髦,把玩黑胶,提高调性。黑胶和CD的音质对比是个复杂的课题。我收藏黑胶,主要迷恋它巨大的身形、多变的设计,也因为它在某个时期,它的价值被低估了,待到矫枉过正,热情也就不再了。都说黑胶的声音温暖,其实磁带尤甚,浑厚得仿佛名伶感冒。这里面包括了底噪、失真,总之,是对原始录音的轻度

七夕会



夜光杯